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大八義
第二十三回 扮新婦大鬧呂閣寨 躲飛災合家逃外鄉

話說惡豪奴呂福一問，那有緣說：「全搭走啦，到人家去亮去啦。我們櫃上有一面亮的圍子，您能用不能用？每年亮一次，這是頭年新制的。」呂福說：「你同我看一去看。」當下二人到了北屋。他一看那一頂轎子，非常寬大，□成新的。呂福說：「足成。那麼你給算算，一共合多少錢。」有緣說：「好吧。咱們到賬房算吧。」二人來到賬房。有頭兒拿過算盤，心中一動，暗說：「上次你來跟我們東家借□兩銀子，沒借給你。不用說，你這是要坑害我們一下子。沒別的可說，我先給你來個半包。轎子丟啦，我們不傷本；回來啦，那算我們賺著啦。想到此處，略微算一算，遂說：「一共五百兩吧。」呂福說：「你是賣給我們怎麼著？有交情也別宰呀。」有緣說：「怎麼賣給您，一千五也不賣呀。您上全縣裡打聽去，誰家也賤不了啊。這時頭還給您打一成啦。」呂福說：「一成不成，那到沒關係。你看你們這轎子有多破呀。雖然說沒花我的錢，可是亮在棚裡，叫他的親友們一看。你說的這個數，我簡直給人家報不下去。」有緣說：「那麼您給多少錢呢？」呂福說：「抬轎子的、打執事的，滿歸你們去開銷，一包在內。」有緣說：「管家，我所要的就是一包在內。」呂福說：「不管你怎麼算吧，我一共給三百五□兩成不成呢？」有緣兒說：「不行不行。那麼您上別處去講吧，照這個數兒要講的好，我奉送您白使。」呂福說：「得啦。你別另要五百，我也不給你們三百五，乾脆我給你們四百兩吧。」有緣說：「您再給添一點兒吧，四百兩我開發不出來。」呂福說：「這麼辦得啦，我再給您添三□。」有緣說：「您給四百五□不成嗎？那不那二□歸您啦。」呂福說：「好吧，轎圍子我得看一看呀。」有緣說：「反正對的起您就是。」呂福說：「你拿來我看看。」有緣說：「這個是我們掌櫃的一開買賣時候定做的，一回還沒使啦。」說著從櫃裡取出一個包袱來，打開一看，滿全黃啦。呂福心說：「這許是有并的那一年做的，要不然不能放的這個樣子。遂說：「有頭呀，反正後天你們櫃上也忙，莫若你今天就派人給搭了去。再去八個吹鼓手，打執事的去不去則可，抬轎子的，那天夠不夠，那都沒問題。我們莊內，有的是人，可以替換著搭。」有頭說：「好吧。您先把錢會過吧。」呂福當時給他們取出四百三□兩，交給他收好，遂叫過一個小伙計來，名叫飛來鳳的。叫他同著呂管家，去到南門外橋頭上，把他們全叫了來。飛來鳳答應。兩個人到了南門外。他站在橋上，一喊「張頭、趙頭、劉頭、李頭。」當時有許多人過去將他圍住。有人問道：「嘿！飛來鳳。是白事，是喜事呀？」飛來鳳說：「是喜事。」那人又問：「是那裡的本家呀？」飛來鳳說：「男家是呂閣寨。」那人又問：「上那裡去娶去呀？」飛來鳳說：「女家是莫家村，莫老達官之女。」那人說：「我的媽，那可慢著吧。莫老達官之女，那能給他呀？我先問問你，是白天娶，還是夜間娶呢？」飛來鳳說：「白天。」那旁劉頭說道：「咱們要是去呀，可得見景生情瞧事做事。」李頭說：「據我所說，那還是別去者為是。因為那位莫老達官，不是好惹的，去了也沒好兒。」張頭說：「你可別那麼說。呂閣寨也不是老實手。咱們不為掙錢，為的是瞧熱鬧。」劉頭說：「這個熱鬧瞧不瞧的不吃勁。」這正說著，從南邊來了一人，此人姓邢名叫邢寬，大家給他送一外號，叫行不開。劉頭說道：「得，行不開來啦。叫他給出個主意，去是不去。」邢寬忙問甚麼事。李頭一說，邢寬一聽忙說：「你們脖子後頭要是離了縫，就可以去。」飛來鳳說：「邢大哥，你不去可別在這裡破壞。」邢寬一聽不好再說。這四個人算是答應去啦，六個人一同回到舖中。齊好了人，一同抬著轎子，來到呂閣寨。呂祿見了呂登清備說一遍。他們這裡完全預備好啦，淨等莫家送人。耗到三天眾家親友全到。這裡慶賀彩棚，大家熱鬧一天，也不見送人來。到了晚半天，呂登清等急啦，忙問道：「福兒，怎麼莫方沒送來呀？你得想辦法才好。」呂福說：「您借知縣的福份，穿上官衣，騎著馬。咱們帶著打手前去，後邊跟著轎子，再預備樂器在橋子頭裡。叫他們在前拿著火把，咱們前去娶去。」呂登清一聽，也只可如此。他便收拾俐落，外邊齊好了人，大家一齊向莫家村而來，按下不表。

如今再說莫家村中的莫方，到了第三天晚上，便向他妻李氏說道：「今天已到三天，想那呂登清一定前來搶親。我能護庇你們母女，那還猶可，如果不行之時，我是抱刀自殺，後事我就不管啦。」說到此處，不由得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天爺呀。想我莫方，一生沒作過甚麼缺德之事，為甚麼單叫我遇見了呢？」莫方這麼一長歎，屋中正趕上石祿吃飯，忙叫道：「二格，這是誰長歎啦？」伙計說：「達官爺，您吃完飯您走就得啦，不用打聽我們的事。」石祿說：「不成。我得打聽打聽，我好好好的飯，為甚麼後頭唉聲歎氣？」伙計說：「也真怪道，家中無事，各位達官，是常來常往。自從呂祿走後，一位也沒來，真是怨冤湊巧。」石祿說：「二格，甚麼達官呀？不是我來就成嗎？」二格說道：「您來了不成啊，也是管不了呀。」石祿說：「別管甚麼事我也能管。」伙計說：「您一個人可管不了此事。您還有多大能為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我生來一世，專愛打抱不平。你說吧小子，有甚麼事？」伙計便將此事一說。石祿說：「好小子；原來是莫老有一女孩，銅頭要搶，對不對？」伙計說：「不錯，是他要搶。」石祿說：「那小子頭是銅的嗎？」伙計說：「不是呀，他也是肉的。不過是外號叫銅頭太歲。」石祿說：「他架的住我一個嘴巴嗎？」伙計一撇嘴。石祿說：「小子你別不信。你來看。」說著將碟盤往裡一推，掄右手一叫功夫，往下一打。「卜哧」一聲，立時將桌子一角，劈了下來。遂笑道：「你看他們來多少人，我全包圍，是每人一個嘴巴。」伙計心中一想：也許是我家達官命不該絕，五行有救。石祿過去抽出雙鑷，說道：「二格呀，你看我能管不能管？」伙計一見連忙跪下了，說道：「太太爺，您要能管可真是我們全村之福。因為莫老達官，乃是全村的福星。我先替他謝謝您啦。」石祿說：「二格，你去帶我見一見老莫去。」伙計說：「好吧。」當下帶同石祿，出了店，進巷口，到了頂頭的那門。伙計說：「您先在此少等，待我上前叫門。」石祿此時是短衣襟小打扮，手提雙鑷，站在一邊。

伙計上前打門，說：「達官開門」。莫方在裡面問道：「誰呀？」伙計說：「是我，您大喜啦。」莫方一聞此言，不由大怒：「此時已到定更天，不久人家就要來，還有甚麼可喜？」伙計說：「達官，您不必著急啦。這裡有一位太太爺，要管咱們家中閒事。」莫方一聞此言，連忙將門開了，問道：「是那位呢？」伙計說：「就是此人。」那石祿一看，心中就有點不樂意，暗想：「他又是達官，不用說，又是跟咱爸爸有交情。」莫方說：「黑漢。」石祿說：「作甚麼呀？」莫方說：「你家住那裡？姓字名誰？真跟我有過命的交情，我才叫管啦，沒有很大的深交，我不叫管。那時你回到店房，睡覺去吧。」石祿說：「老排子，你嘴底下有那麼長的毛，我不能說。」莫方說：「你不說，你就不用管啦。我長鬍子與你無干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姓走，名叫走而大，家住大府大縣大村，我家樹林子沒門。」莫方一聽這說的全是假名假姓，遂說道：「黑漢呀，你不用管我家閒事啦。我的事不叫你管，我與你素不相識，你管閒事是白白的前來送死。」石祿說：「莫子，你叫甚麼呀？」莫方說：「我姓莫名方，別號人稱花刀將。」石祿說：「誰叫你花刀將啊？」莫方說：「各路達官全知道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就不知道。」莫方道：「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吧，休來打攪。」說完叭的一聲，把門給關上啦。石祿一見急啦，上前一抬腿，「卜哧」一聲，當時把門插關給砸啦。莫方一看，心中大為不悅。自己一想「哎呀，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脫不過，也罷。想到此處，拔出金背砍山刀來。石祿一見說：「老莫呀，你要不叫管，我叫你死在雙鑷下。我在此等銅頭。」莫方一見他那對軍刃，好生眼熟，忽然想起一友，忙問道：「黑漢，我來問你，你家住那裡？說出真名實姓來，我聽一聽。我是怕你一人不是呂登清的對手，所以才不叫你管。他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」石祿一步邁到院中，聽見西屋有婦女啼哭，遂嚷道：「莫子，你有朋友沒有？」莫方說：「你還提啦。我若是有朋友，早就來啦。」石祿說：「好！那我就告訴於你。我住家夏江秀水縣，石家鎮，我姓石名祿，外號人稱穿山熊，大六門第四門的。」莫方一聞此言，忙跪倒說道：「待我謝天謝地。原來是玉藍來啦。想我與石錦龍乃是八拜之交，真是人不該死，五行有救，作夢也想不到你來啦。玉藍呀，你這是從那兒來的呢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從京都來。」莫方一聽心中暗想：世上人同模樣的也有，同名同姓的也有，遂說道：「石祿，你二叔叫什麼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二叔石錦鳳，三叔石錦彩。」莫方說：「玉藍你隨我來。」石祿將一對鑷放在皮褸子內。莫方也把砍刀裝入鞘內。石祿跟著莫方來到東房廊子底下，那裡擺著一桌酒席。石祿說：「老莫呀。我來晚了吧。」莫方說：「不

晚。」石祿說：「不是全吃完啦。」莫方說：「還沒動盤子哪。你就在這兒吃吧。」石祿在廊子底下吃飯不提。

且說莫方來到東房底下，西房後窗戶，大聲叫道：「伙計你們來兩個人。」伙計說：「達官您找我們有何事吩咐啊？」莫方說：「我要求你們點事。」伙計說：「您對我們可以說恩深似海。有甚麼事您自管說，那有求的道理呢。」莫方說：「伙計，你們貴姓呢？」伙計說：「我姓王叫王英。」那個伙計說：「我姓李叫李忠。」莫方見這王英，俐齒能言，遂對伙計說：「王英，你到南門外大道等著去。如果見了呂登清大眾來時，你要這麼這麼行事。」王英答應。遂又向李忠說道：「你在南門外大道上，聽見有鑼鼓響亮，趕緊回來報告我莫方知道。我就感謝你二人的大恩了。」李忠王英二人點頭答應，轉身形走出去了。莫方見他二人走了之後，一看石祿，已然吃得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。石祿後來吃的都嚥不下去了，用手直揉肚子。石祿說：「老莫呀，我可不吃啦。」莫方說：「玉藍，回頭呂登清來取你妹妹時，你會學你妹妹哭嗎？」石祿一咧嘴，「啊啊啊」的一哭。莫方說：「這不成。你得細聲細氣的哭。」石祿說：「我會了。」說著又「嗚嗚」的哭起來了。莫方說：「得啦，姑娘別哭啦。」石祿答應，石祿說：「老莫，我渴啦。」莫方說：「你渴啦。我給你燒點水去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可不喝熱的。」莫方說：「東邊有水缸。」石祿喝了一瓢涼水。莫方將石祿帶在南房，莫方在院中等候他。

西裡間莫彩娥，把燈光吹滅不表。翻回來再說王英李忠。二人走了之後，李忠說：「大哥你多受累啦。」王英說：「你聽鑼鼓喧天，你趕快回莊，稟報達官知道。」王英一個人來到西邊一看，果然鑼鼓響亮，燈球火把。王英一看離著不近，遠遠看見一匹馬，王英便跪在車轍道上，說：「大姑老爺，您休發雷霆之怒，暫息虎豹之威。我家達官將小姐許配您，是求之不得，盼想您莊內媒婆不來，要是早來早就做下親了。自從呂管家前來下定禮，我家達官喜樂非常，並且請了一位合婚的老先生，真乃是千里姻緣一線牽，也是月下老兒造定，前世前因配就的。合婚的說，就是犯一點隔閡。我來問您，您的青春多少？」呂登清說：「我三□有三歲。」王英說：「合婚的人，真有未到先知一般。我家大小姐，方才□九歲。您夫妻二人占兩個單。說您彩花為媒，是□七日，呂管家下彩禮是二□三，今天二□五，共合五個單。免去五光，日月星為三光，燈火為二光。我家小姐要叫五光有一光照著，有一花燭之夜。第二日你夫妻二目雙瞎。你二人衝撞五光神位。」登清說：「祿兒，叫他們免去燈光火把。」李忠往回走來，他回到呂家寨，來至莊院，客棚彩棚，完全止滅不提。呂福兒說：「員外，咱們別把牛角泡燈弄滅。」伸手探刀囊取出一張江白帖，用燈罩著。（書中一句墊筆書。呂登清沒有死啦，將長命燈點啦。）王英說：「姑老爺，你帶來鼓樂。你夫妻要不犯隔膜，我家員外就用花紅彩轎給您送去啦。您吩咐手下趕緊吹打鼓樂，我莫家村鳴鑼響鼓，好和我家小姐出閣。」這才吩咐手下敲打鑼鼓。

南村頭李忠聽見鑼鼓齊響，趕奔莫家門首說：「莫老達官，您趕緊預備。呂登清硬下花紅。」莫方說：「好吧。你上店裡等著去吧，這裡沒有你甚麼事。」李忠走去。莫方到了南房，向石祿說道：「你可多加小心，一個也別叫他們跑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您不用囑咐。我全知道。」正說著有人來報，說：「有寨主前來搭娶親近之新人來啦。」莫方連忙往外走來，見了他先上前見禮，說道：「姑老爺，因為合婚的先生說，你夫妻二人犯點隔膜，就應了他的批八字，說一不准見日月星三光，二不准見燈火，丑時頭上轎，亮寅時中下轎。那時才能扶保你夫妻二人高枕無憂。」呂登清一聞此言，急忙上前行禮，說道：「老人家，小婿與您叩頭。」莫方趕緊用手相攙，說：「姑老爺快快請起。我的女兒給了您，平地登雲，茶來張手，飯來張口，使奴喚婢，享不盡榮華富貴。你夫妻若不是犯這個外祟，我給你置辦一點家俱。姑老爺呀，我女兒過門後，您千萬到我家來一次，因為我有緊要拜託之事。」呂登清說：「好吧。過些日子我一定前來，聽您的教誨。而今我先入內拜見我的岳母。」莫方說：「可以不必了。因為你岳母，刻下染病在牀。您趕快把轎子搭過來。」呂登清說：「是，是。」連忙令人將轎子抬過來。莫方說：「姑老爺，咱們是一不忌，百不忌啦。」當時就將轎子搭了進來。這時轎子頭兒問道：「老達官爺，小姐在那兒上轎哇？」莫方說：「南屋裡。」頭兒一聽，便命人將彩轎搭到南房屋門口，請新人上轎。

莫方便將呂登清叫到一旁，囑咐他說道：「姑老爺，此後我女兒，到了您家，一切都是欠學。您可別以為他誠心不會做，必須多擔待，才是正理。因為她在家中，全是吃獨了，飽慣啦。她要與您做衣服做的不好，您得多原諒她，一切都是初學。」呂登清說：「老人家您可千萬別不放心。可是我那賓朋所提，您不能夠從村中借一個醜姑娘來，把您的姑娘替換下來。」莫方一聞此言，心中大怒，暗暗說道：「你這小子，真要是應當死在我這裡。你這小子也許親身到屋裡看看去，那時保管你被人打死。」莫方想到此處，遂說：「你這個朋友，準是披毛帶掌，橫骨插心，不是人類。要講男子丈夫，焉能有說出不算。」呂登清一聽，連忙說：「老人家您先別動怒。我得到裡邊看看去。」莫方說：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給誰家不是給呀？你去看一看去。」呂登清說：「好吧。待我進去看看去。」說著他就往喜房裡走。莫方偷眼看著他。呂登清將登台級，他回頭一看，見莫方面向西，並無驚慌之色。自己這才放了心，連忙回身說道：「岳父請上，受小婿一拜。」拜罷站了起來。莫方說：「賢婿你不知。要不是你夫妻犯忌三光，我早就將小女以及嫁妝，送到貴府去啦。如今既是您親來迎娶，我心意已然表明。你千萬別聽過耳之言。」呂登清說：「你老人家，千萬別動怒啦。小婿我是聽了過耳之言。請您多多原諒。」莫方說：「姑老爺，宋時年置的大禮，您可知曉？」登清說：「小婿一概不知。還得請您老人家指教一二。」莫方說：「好！這大禮之中，有抱轎的規矩。因為我偌大的家產，不能叫她給我踩了去。我必須親身抱上轎。」說著話他進了南房，忙叫轎子合到門口。呂登清聽見屋內莫方說道：「姑娘，你如今算是人家的人了。從小你在家中，我每月給你□兩銀子，為是買些花朵脂粉之用。如今這些銀子，我一概不用，隨著轎子搭過去吧。」說著就聽見咚咚的響，好像是放銀子似的。原來他與石祿在屋中，正預備上轎。先故意的假作出來放銀子，為是解他們之疑。因為石祿身體分量太重。那石祿爬上轎子又退了下來，低聲說道：「這小屋子裡太小哇，我轉不開身。」莫方說：「你必須往裡倒才成哪。」石祿點頭，當時上轎坐好。莫方說：「你們往外搭吧。」當時四個轎夫，往起一搭，沒搭動。石祿用的是沉氣功，要不是新轎子，底下能坐塌了。外面一看搭不起來，又叫過四個人來，這才搭起。搭到前院，安好轎桿扶手。全安放齊畢，又將頂子安好。八個人搭起，莫方來到前頭來看，令他們搭手，遂說：「姑老爺請上馬。你們夫妻二人，團圓去吧。」呂登清這才歡喜喜的上馬。呂福頭前引路，吹打著音樂，他們一同回呂閣寨去啦。那呂登清心滿意足，眼看著那千姣百媚的姑娘是上了轎啦，這要搭了回去，有多美呀。他那裡知道，把閻王爺給抬了來啦。

且說莫方看見轎子已走，將雙門緊閉，自己回到屋中。雙膝跪倒，叩拜家堂佛，說道：「佛祖的保佑，千萬別叫我家遭橫禍。弟子莫方，我就感念您的好處啦。」禱告完畢，他進到西屋，向他妻說道：「以後無論有甚麼熱鬧，不准她前去。」又說道：「姑娘，以後無論將你許配誰家，你不准在門前看熱鬧。倘若不聽，我的賓朋是多的，若是被人看見，別說我意狠心毒。那時我是派人將你治死。」嚇得彩娥連連點頭。莫方說道：「我必須換好夜行衣，前往呂閣寨。那石祿替你我去除禍，他一人進入虎穴龍潭。倘有不測，那時石錦龍問我幾句，我是何言答對？」說完話他到了東屋，當時換好夜行衣，背上砍刀，追了下來。看轎子正在道上走，黑河洞的只有一個牛角燈引路。這也是呂登清惡貫滿盈，他才來到莫家村來搶親。

話說莫方，在道的南邊走。他見有片樹林，便躡了進去。到林裡一看有五條黑影，忙問是誰？當時有人說：「師父。弟了鄧萬雄等在此。」莫方說：「好！原來是你們弟兄回來了，你們怎麼知道的呢？」鄧萬雄說：「師父，您先不用管。但不知轎子裡，可曾是我師妹？」莫方說：「不是，這也是咱們家門有德。原來你師叔石錦龍的次子，玉藍來啦。我才打發他上了轎子。你們來了，我就不去啦。你等五個人，隨著進到他家，看情形幫助於他。」說完莫方自回莫家村去了。這裡雙鞭將鄧萬雄、鋼叉李凱、銀叉李繼昌、小靈官燕清、小花刀莫陵，他們五人自從保鏢車，穿過縣城，往西而行，順大路趕奔西川。一日無事。第二天晚間打店，吃晚飯，一夜無書。到第三天他們又從店中動身，五個人在車的左右，往前行走。鄧萬雄說：「四位賢弟。據我恩師所說，在鏢行之中就屬你我的叔父閃電腿劉榮，他的腳力最快。除他之外，賢弟你們看，就是此人。」說著話用手往西一指道：「他叫飛毛腿果豹。」哥四個一聽，忙向西觀看，果然來了一人。見此人身不高，上身短，下身長，細長的兩條仙鶴腿，一身瓦灰色的衣服，青紗包紮腰，緊襯俐落，外罩一件瓦灰色的通氈，青布包頭，魚鱗灑鞋，藍色襪子，花布裹腿。人到了切近，五個人連忙下馬。那果豹

說道：「鄧賢弟不必下馬啦。你們這是上那裡去呀？」燕清答說：「我們這是要上那西川尤家屯去一趟。那麼您這是上那裡去的呀？從那裡來呢？」果豹說：「我剛從尤家屯來。為是到五合樓，望看我拜兄。」萬雄說：「您趕快的走吧。王鐵山還叫我給你帶話啦，他上樓下樓腿腳不俐落，你快去吧。」果豹一聞此言，說：「好吧，那咱們再見啦。」說完他飛身上馬，一直來到莫家村。到了五合酒鋪，面見王鐵山。鐵山說：「兄弟你來啦，趕緊的還得回尤家屯。」果豹說：「這是為何呢？」王鐵山說：「莫老達官家中出了事，今有呂登清他要硬下花紅。這事不能遲緩，快叫他弟兄回來。」果豹一聽，連忙辭別王鐵山，離了酒樓，飛身上馬，便往下追下。頭一天沒追上，第二天的晚上才追上。看見鏢車在前邊走，這才高聲喊叫，說道：「賢弟你們別走，萬雄別走！」鄧萬雄一聞此言，連忙命車站住。他們已然出來四天啦。果豹來到近前，說道：「五位賢弟，你們快些回家。鏢旗不是在車上插著啦嗎？」鄧萬雄說：「老哥哥我們家中有甚麼事呀？」果豹說：「你們可別著急。」遂把呂登清硬下花紅，要搶親的事說了一遍。鄧萬雄哥五個一聽，不由大怒，這才各人收拾齊畢，各人一口刀。莫陵說：「這可是他自行找死，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！他搶莫家村的婦女，我們還不容他哪，何況他敢到我家，要強娶我的胞妹。這小子真乃大膽！果大哥您將鏢送到尤家屯，千萬把空車一齊帶回才好。」果豹答應，督促車輛往西而去。這哥五個直往回來，斜道奔了呂閣寨。這天到了正東路南，不足四里地，有片樹林。五個人到了林中，各人全換好了緊衣。正在此時，正西鑼鼓喧天，燈球火把，一片火光，少時轎子從林前經過。莫陵長身就要出去。鄧萬雄一伸腳把他絆倒。莫陵說：「兄長您為何把我踢倒？」萬雄說：「此時他是空轎。你一出去把他截住，他要問你幾句，你有何話說？你准知道是搶你妹妹嗎？那時他看見咱們弟兄一到，他不去啦。如今必須等他回來之時，有了憑據，那時再攔住轎子。」正在說話之時，有一人跑過，正是祿兒。又待了一會兒，遠處鑼鼓聲響。轎子回來啦，可看不見燈球火把，只有一個小小的燈亮。萬雄說：「不是他們拿著明燈，一定還有變化。咱們出去看看去。」五個人剛要往外走，忽然從外面跳進一人。萬雄忙問是誰？」莫方說：「是我。」五個人上前見莫老人家。莫陵說：「爹爹，呂登清他真到咱們家中強娶我妹妹嗎？」莫方說：「正是。你等不知，人要是不能死，五行有救。你們走後，他派呂福前去下定禮。我正在為難，可巧你叔父石錦龍的次子到啦。」莫陵說：「莫非石祿嗎？」莫方說：「正是玉藍。如今是他坐在轎中，要大鬧呂閣寨。你們來到，我就不去啦，你弟兄到了那裡，是暗中看他的膽量如何，保護他。」五人點頭答應。莫方自回莫家村不提。

且說萬雄弟兄五人，出了鬆林，在背後暗中跟了下來，一直夠奔呂閣寨。前邊的呂登清到了門口，一齊下馬，他一看棚中黑洞洞的，也是沒有亮兒。呂福說：「諸位，咱們先把燈全點著了。」此時那此親友們，全都迎了出來，與他賀喜。呂登清說：「福兒，你將彩轎搭到後邊喜房去吧。」呂福這才帶著他們，穿宅過院，來到後宅屏風門內，放平了轎子，撤去橋桿，摘下轎頂，將轎子合了門口。呂福說：「劉楊二婆，快來侍候主母下轎。」裡邊答應。呂福將轎夫帶到外面，用手將屏門倒帶，摘到外面與登清道喜，此時那裡院，喜房的劉媽，上前來解轎門的絆兒。誰知全是死的扣兒，遂說道：「楊姐，您看他們可真不知道甚麼，那有結死扣的呢？」楊媽說：「您怎麼啦，他們這是搶人家的，那有工夫去講這些吉祥事呀。忙著慌著，這是暴動。」劉婆子手中拿著一個蘋果，一邊說，一邊將轎簾打了起來，一股臭氣撲鼻，原來石祿吃了酒席，喝了涼水，肚子裡開了鍋。他坐在轎子裡這麼一悶，是足一放屁。婆子往轎子裡看，是黑洞洞的看不見人，說道：「主母，您咬一口蘋果吧。您夫婦好平平安安的。」石祿一見，忙伸手就把那蘋果搶了過來啦。他在裡頭這麼一吃，劉媽一看忙說道：「楊姐，這轎子裡是主母嗎？要是主母，應當接了過去，如今他這一搶，恐怕不是吧？這三更半夜的。」楊媽說：「劉姐你快把照妖鏡拿來。」楊媽忙到了東屋，先把紅蠟點著了，右手拿著一把古銅鏡子。劉媽掀轎簾。石祿看見燈到啦，忙用百步吹燈法將燈吹滅。嚇得兩個人，是膽戰心驚。劉媽說：「楊姐呀。這個裡頭准有邪魔外祟。」楊媽說：「有咧！我把燈再點上，你把轎簾猛勁一打開，我用燈往裡去照。」楊媽答應。那劉媽二次點了燈，楊媽猛勁兒把簾子往起一打，劉媽用燈往裡一照。那石祿說道：「你們照甚麼呀。」說著又將燈吹滅，跟著跳了出來，看這兩個婆子，怪肉橫生，心說：這兩個也不是安善的良民。那兩個婦人早嚇的倒地。石祿上前一腳，先踢死了劉媽。那楊媽一見，往外就滾，又被石祿上前，「吧」的一掌，將頭打碎，也死於非命。

這時屋院內，就是兩個婦人，並無外人。當下石祿將兩個死屍，抬到東裡間屋內，推到牀底下了。他看見牀上，有個炕桌，放著一個點心匣子，還有一盅白糖水，遂伸手打開匣子，吃了些個點心，又喝那盅糖水。一下子沒留神，燙了他舌頭一下子。石祿說：「不用說這裡人不講理，連水都咬人。」說完他出來，將屋內隔扇倒帶。他又到西裡間來看，也是一份牀鋪，上面安放著被褥，也有一個小炕桌，上面有香油燈。石祿上前一撥，人家全往外撥，他偏往裡撥，「啞啦」一聲，燈滅啦。當時屋子裡就黑啦。他坐在牀上，頭衝北，腳衝南，將鹿筋繩解啦，脫了上身衣，敞著懷，便躺下了。頭一著枕就睡著了。不言他這裡。

且說呂登清，在喜棚中陪著大家吃酒。有人說：「員外您這位賢夫人，但不知是那一家？」登清說：「是莫家村的。」原來此人姓李雙名銅山，專以放賬為生，大家與他起了一個外號，叫活閻王李三。他放的是崩崩兒錢，九八出滿錢入，當天給加一弔，第二天給就是二弔錢，一天長一弔錢，這錢您要是借了不給，他有一個二弟，在呂登清手下當教師爺，大家與他起了一個外號，叫玉面閻羅李銅海，指著呂登清的勢力，在外傷人不少。當時李銅山一聽是莫家村的姑娘，嚇得他就是一哆嗦。李三說：「員外，是誰家的姑娘呢？」呂登清說：「三弟，你要問是誰家的姑娘啊，要聽我手下人所說，莫方說過，有人要敢到我這村中來搶人，我能到呂閣寨。殺個乾乾淨淨。這全是外人替我那岳父吹氣冒煙。真嚇得咱們這裡人，全不敢上那村中去做買賣去。我因為在後面，看見我那些個少婦長女，全不合我的意啦。這才有福兒獻計。我用托媒之法，看中了花刀將莫方之女名喚彩娥，我這才派呂福前去下聘禮。他老人家正合心意，當時應允了此事。不用說，他是要借著我義父的聲望一用。那時有用人之處，向他一說，如同探囊取物一般。莫方拿八字一合婚，稍微有一點隔閡，要不然早將嫁妝跟姑娘送到本宅。」李三一聞此言，心中暗想：他這內中一定有虛情。遂說：「員外，這個姑娘，是您去娶來的還是人家給送來的？」呂登清說：「我耗到三天，他們沒送來。我才帶著打手，抬著轎子前去。走在半道上，有他的伙計，名叫王英，向我來說，說我們夫妻犯五鬼星。」李三說：「員外，我見此事，可不大可靠。」呂登清說：「此事料也無防。當時我在院中，也想到此處。因為我要進屋去看，到了廊子底下，回頭一看他，那莫方昂然不動，面目不敢變。准知道他沒有他事。」李三說：「那麼當時他兒子以及徒弟們在家沒有？」呂登清說：「全上西川送鏢去啦。」李三說：「好！那麼您就快去入洞房去吧。」呂登清一聽，這才站起身來，往外走去。呂福說：「李爺您陪著眾親友往外邊飲酒，待我陪我家員外入洞房。」大家一聽，連忙說：「大管家您將員外送後面，趕緊回來。」那呂福答應，手提牛角燈一盞，往後面去了。

主僕歡歡喜喜的走。呂登清說：「明天你要早起。我將後面的少婦長女，叫到外面來。那時叫你們大家來看，誰與這個有緣，指與我，那時我就叫她隨你們回家，成為夫妻去。」呂福說：「那我們可不敢。無論那一個少婦長女，只要是與您同牀共枕啦，那便是我的主母。奴才我可不敢擔。」呂登清說：「你有所不知，因為我與他們早已無緣啦。這不算你們以下犯上，這是我出於肺腑。你們要是不領走她們，那時我也把她們逐出門外。因為我此時，早已印上了莫彩娥，別人我是不希望要啦。」呂福說：「您趕緊去吧。」呂登清說：「你們就照樣辦才好。」說話之間，已經來到後院，進屏門把門關好。屋子院子全是黑的，轎子還堵著門口呢。便走過去把轎子往旁一推，這才上前來叫門。叫了兩三聲，無人答言，忙用手一推，門分左右。他便進了屋中，摘下帽子，脫下大衣，細一聽西屋有人呼聲如雷，不由心中納悶。心說：這是誰在我屋中睡覺啦，待我看看去。說話之間，來到西裡間一看，長壽燈已被吹啦，便過去到牀上伸手一摸，就把石祿給摸醒啦，不由一怔，心說：「這是誰摸我啦？也許銅頭來了。他可沒說。呂登清不知，還用手來摸。一摸頭，頭大如斗。正要往下再摸，石祿大聲說：「小子，你別摸啦，再摸我可要咬你啦。」這一嗓子嚇了呂登清一跳，轉身往外就跑。那外屋的門還沒開呢，他就往外跑，一下子就撞回來啦。急勁兒一抬腿，就將門給踹啦。來到院中，捏嘴唇哨聲一響，外邊就亂啦。活閻羅李銅山說：「大管家呀，後面哨子可響啦，快去看看吧。」呂福一聽，連忙跑到後面，一聽院子內還響哪，便問道：「大員外，有事嗎？」呂登清說：「不錯有事。快去齊人。」呂福答應，回身來到外邊，拿過一面鑼來。一棒鑼聲，那銅山銅海弟兄二人，各持軍刀，就往後面來啦。此時石祿在屋中看賊人已然出去啦，他忙下地，穿好了衣

服，結好□字絆，皮條帶紮好了。外面呂登清說道：「你們快進來吧。」李銅山說：「員外您倒是把門開了哇。」呂登清一聽，這才上前開了門。李家弟兄二人進來問道：「員外呀，洞房有事嗎？」呂登清說：「有事。那洞房之中，有一黑漢，說話響聲響氣的。」說著話便向屋中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快出來答話。」石祿說：「是我。」呂登清說：「你出來呀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從那裡出去呀？」呂登清說：「你愛從那裡出來，就從那裡出來。」石祿說：「好吧。我從窗戶出去吧。」說完他上了八仙桌子，一踢腿，「嗑哧」一聲，窗戶踢碎，他就從窗戶跳出來啦。按這套書名為善惡圖，石祿一出世的時候，就表說過。善惡兩種人遇見石祿，就能分別出來。善人遇見他才能逢凶化吉，遇難成祥；那作惡之人遇見他，人亡財盡。如今這個呂登清就算是一個惡人。平日所做所為，無一不是傷天害理。所以莫方遇見石祿，他家到是平安無事。這呂登清可倒了血霉啦。兗城縣的知縣，清如水明如鏡。不過因為懼怕蔡京，這才不敢動呂登清。那知縣明知他所做所為，實為土匪之流，便在暗中燒香禱告，請求上蒼睜眼，早收惡人。

不言知縣，且說石祿跳在院中。那呂登清一看，出來這個人，非常魁梧，忙叫道：「李家二弟兄，快上前將此黑賊拿獲，送到當官，問他攪鬧我的洞房之罪吧。」李銅山一聞此言，提刀上前，說道：「醜漢，你喚作何名？黑夜之間，來到這裡。」石祿一看他們來了不少人，各執軍刀，遂說：「哪一個叫銅頭呀？」呂登清答言：「我叫銅頭太歲呂登清。」石祿說：「方才我在屋中睡覺。是你摸我嗎？」呂登清說：「正是某家。李家弟兄上啊，千萬別叫他脫逃。」李銅山說：「員外您自管放心。有我弟兄，料者無妨。」說話之中，上前說道：「黑漢你報上名來吧。」石祿說：「我找銅頭。你是乾甚麼呀？你小子叫甚麼？」李銅山說：「我姓李名銅山，外號活閻羅的便是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快去吧，閻王爺叫你啦。」銅山說：「你滿口裡胡言亂道。快報名姓，我刀下不死無名小輩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姓走名叫走而大。你小子把那口鬼頭刀借我用一用，我把他們大家全包了圍。」李銅山說：「你從那裡來呀？敢在此鬧洞房。」石祿說：「不是我來的，是你們用那間小屋子，把我搭了來的。坐在那裡任甚麼也看不見。後來有人把簾子給打開，就給一個蘋果吃，再要不給啦。他們兩個人用燈照我，叫我吧他們打睡啦。」李銅山說：「小子別費話。」說著上前掄刀便砍。石祿往旁一閃，刀就空啦，伸手抓住刀背，反手一個大嘴巴，「吧」的一聲，就打了一個腦漿崩裂，死屍翻身栽倒。石祿把刀奪到手中，遂說：「我倒有口刀啦。」那李銅海一看他哥哥死啦，忙一捧單刀，上前來迎戰，說：「好一個膽大的走而大，你放傷我胞兄！」石祿一看此人，身高八尺，白煞煞一張臉面，手捧一口單刀，便問道：「小子你叫甚麼呀？」銅海說：「你家二太爺，姓李雙名銅海，外號玉面閻羅。」石祿說：「你也叫閻王爺。你不打聽打聽，我才是你們大家的閻王爺呢。」李銅海上前托刀一紮。石祿往旁一閃，用刀一押他刀，往裡一推刀，直向他膝下削來。李銅海忙一低頭，刀可是過去啦。石祿一伸手早將他刀抓住，說的慢那時可快，他左手揪住了刀，往懷中一拉，右手的刀，往前一遞，當時連肩帶背，就給砍死了。呂登清一看，這個走而大實在兇猛，連忙叫道：「福兒快上前圍這個黑漢，千萬別叫他走啦。」石祿一聽他要走，連忙扔下刀，飛身跳到屏風門口，就把門堵住了，大聲說道：「銅頭啊，你要走嗎？」那呂登清一見，便奪過呂福手中的刀，說道：「你還敢把你家太歲爺怎樣嗎？」石祿一見，上前伸手抓住了呂福，說道：「小子我不用拿刀砍你，拿人就可以把你撞倒啦。」說著話石祿用呂福向呂登清撞來。此時呂登清正拿著一口樸刀，見人撞來，連忙往旁一躲，沒躲開，竟撞在身上。二人全行倒啦。呂福爬起來正要跑，石祿趕奔上前，伸手抓住了他的腿，說道：「小子，你要跑還成？」那手早將他絲襪帶揪住，一回身就把他舉起來啦。

呂登清一見，忙爬起舉刀來砍石祿。石祿便用呂福來迎刀。呂福一看忙說：「慢砍，員外是我。」那已來不及，「撲哧」一聲，竟砍掉一雙胳膊來，疼的呂福一咧嘴。石祿說：「小子，你還樂啦。」呂登清說：「走而大你趁早的撒開我那奴才。」說完他往旁邊一閃，說道：「你們大家先把他圍上，治死他有我哪。」眾人一聽，各擺單刀上前來戰。石祿見刀槍齊來，全用呂福來迎。這也是他的報應循環，竟死於亂刀之下。那石祿用死人來打眾人，少時那死屍全碎啦。他用死人砸活人，這活人有許多的，全被死人給砸死啦。那呂登清一看不好，他就往門口兒走。石祿一見，暗說：「不好，銅頭要跑」，遂說道：「銅頭啊，你別走。」說著他把死屍扔下，躡身越過牆去，二反進屏門來迎，正遇呂登清要出屏風門。石祿一探左手，將他脖領抓住啦，往懷中一帶，右手就奔了他的腦袋。呂登清忙用雙手迎住他手說道：「黑漢，你敢把你太歲爺怎麼樣？」石祿說：「你是銅頭嗎？」呂登清說：「正是你家員外爺。」石祿說：「我瞧你這個腦袋，不是銅的呀。你是肉頭吧。」說著話把他就舉起來啦。呂祿說：「那一個黑漢，你敢把我家員外舉起來。他可動不得，那可真成了太歲頭上動了土啦。」石祿一聽笑道：「我偏動一動他，到看他能用手把我埋了不能。小子你今天吃的是甚麼？」呂登清一聽，以為是說出來，他就放下呢，遂說：「我吃的是餃子。」石祿說：「小子你吃蒜啦嗎？」登清說：「沒吃。」石祿說道：「小子你來個天砸蒜吧。」左手往下一領，右手往上一送，頭朝下只聽「吧嘰」一聲響，是紅光崩現，萬朵桃花，流了一地。

東房上有人說話，正是雙鞭將鄧萬雄。那萬雄心中所想：他既說出走而大，我就叫他走大哥。遂說道：「走大哥您還不跑哇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不跑，我還找那些小銅頭、鐵頭錫拉頭，這些頭全是銅頭養活的。」此時院裡的人，全是缺胳膊短腿的，就是說，院子裡的人，一個好人沒有。他不會說，所以說出這麼一句話來。說完之後，進了院子來，找方才說話之人。也是呂祿，平素不作損事，沒說過壞話，所以他命不當絕。他恐怕被走而大拿著，要了命，便趴在死屍一塊，用血抹了一身一臉，假作已死。鄧萬雄說：「走大哥呀，你還不快走。」石祿一想心說：這個人許是銅頭一塊的，要不然他怎麼不認識我呢，也別叫他跑了。想到此處，飛身上了東房，大聲說：「小子你也是銅頭養活的。」鄧萬雄說：「不是。」說著話叫了他四個弟兄，五個人下了房，直奔莫家村跑來。石祿那如何肯放，他也在後追了下來。鄧萬雄五個人走在中途路上，說道：「大半石大哥是個傻子。你聽他說話的聲音呀。」石祿在後面一聽，這才慢了腳步，要不然早追上啦。原來石祿是見了惡人，假作憨傻。真傻哪還能學會武藝呢？當下鄧萬雄帶著四個師弟，向莫家村跑來。到了村內，沒容叫門，一直越牆而過。那莫方正在院中，忙問：「甚麼人？」鄧萬雄說：「師爺，是我弟兄。我石大哥莫不成是個傻子嗎？」莫方說：「不錯，他到是有點缺心眼。你們快到屋中去吧。」鄧萬雄這才進到南屋。李氏說道：「你們五個人為甚麼這個樣子啊？」鄧萬雄說：「師娘，您是不知。要不是我弟兄腿快，叫我石大哥追上，我們弟兄全都大小帶點傷。」李氏說：「那麼呂閣寨的事情怎麼樣？」鄧萬雄說：「我們奉了我師父之命，到了呂閣寨，在暗中觀看。那石祿膽量真大。到了那裡，正趕上他打死一片人，將呂登清天砸蒜，花紅腦髓崩出，腦袋全入了腔子裡啦。那小子算是遭了報啦。師娘啊，我以為您就是我親民樂業，傳至太宗孩兒一場。」說著便將利害說出。不知李氏怎麼答對。此後熱鬧節目，石祿追群雄，誤走火龍觀，火燒石祿，大鬆林劫二老要褲子；魯清用計打佟豹，盡在後文書中再表。